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四十六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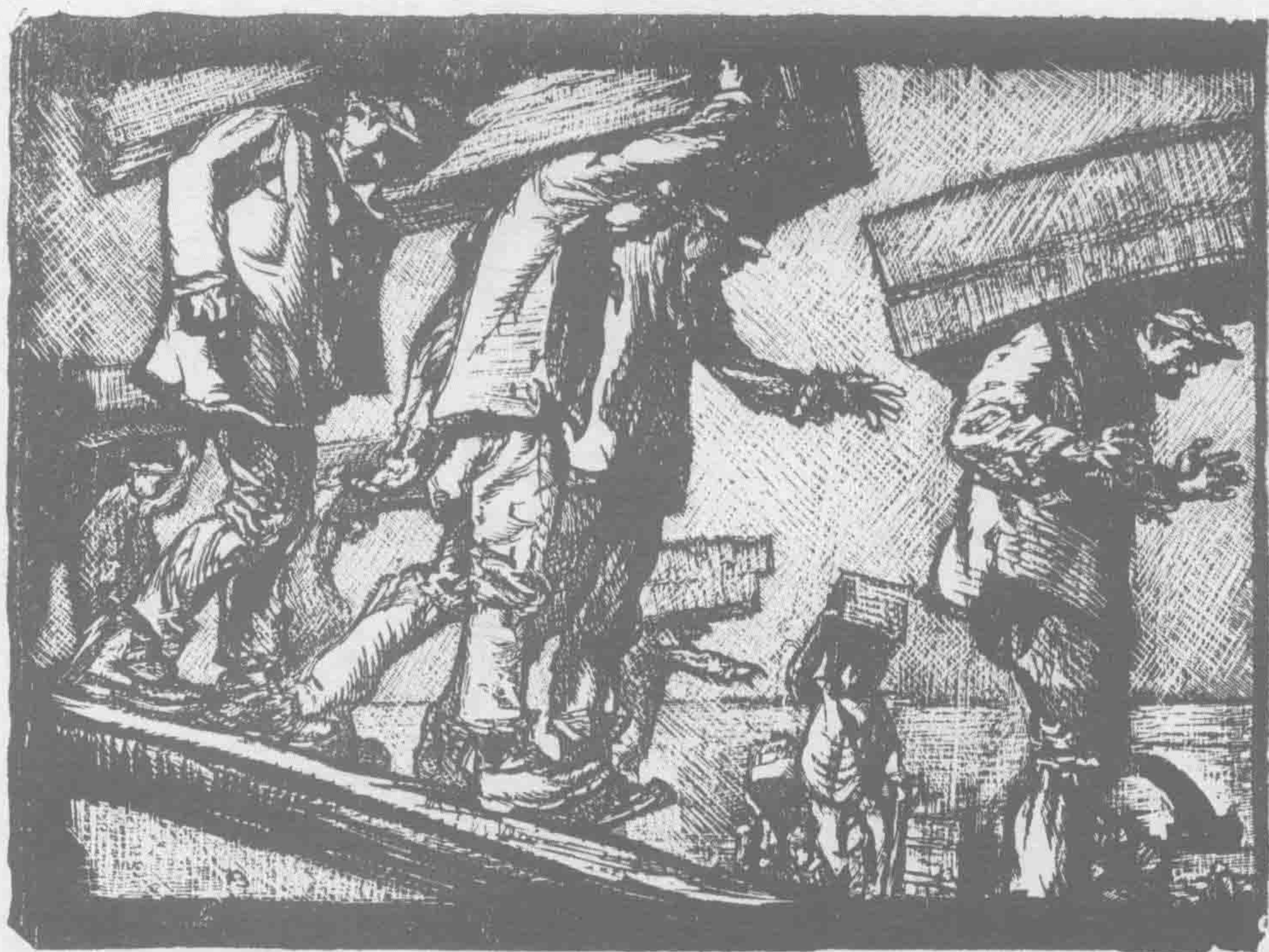
第四十六冊目錄

文藝舞臺 文藝舞臺編輯部編輯 太原：藝術通訊社出版

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
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二九
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一月		七七
第二卷第二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		一三三
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三六年三月		一八三
第二卷第四期	一九三六年四月		一二七
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三六年五月		二七五
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六年六月		三一七
文藝先鋒・戲劇專號	李辰冬主編 重慶：文藝先鋒社出版	一九四四年二月	 三六一

文藝舞台 WENTIWUTAI

第一卷 第四期



太原藝術通訊社出版

本期目錄

封面木刻：卸橘子——布郎偉 (E. Brancuși)

插圖木刻：春

布郎偉的介紹

演劇技術入門 (一)

機器破壞者 (戲劇)

南歸記痕

出鐵籠前的最後幾天

囚徒 (木刻)

談文藝中的「似曾相識」

從「上船」到「看了沫若」 (二)

太原演劇十五年 (四)

也許 (詩)

秋感 (詩)

形式與內交作品與作者

十五個問題的解答

中國戲劇的象徵主義

拉丁化文藝：拉丁化文藝的發刊 (施林) · 創作三篇

編後的話

● 布郎偉的介紹 ●

布郎偉是一位世界馳名的英國藝術家。

他的油畫，炭畫，蝕刻，及木刻產品非常之多，而尤精於黑白分明之木刻！unloving Oranges 是其代表作之一；它不但在技術上特別成功，而且寓着很深長的意味呢！橘子是多麼甜蜜呀，然而汗流夾背的卸橘者，却非吃橘人！這光明與陰影的象徵，實為一副內容與形式統一之藝術佳作而值得我們特為介紹的！

——任之——

出版及發行：

太原精營東邊街甲字四一號藝術通訊社

代售處：

太原海子邊中外語文學會書報部及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日期：

每月五日二十日

定價：

零售每冊五分
半年五角
全年一元

(歡迎直接訂閱，郵票十足代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力群木刻：春

演劇技術入門(二)

愛華·阿拜忒女士著
曉天譯

——基於新劇藝 (New Pantomime) 的——

譯者的話

在讀書生活第二卷第六期上讀到了蕭崇素君「怎樣讀戲劇」一文，就想寫一篇「戲劇表演的方法」；後來看到愛華·阿拜忒女士 (Madame Eva Alberti) 的「演劇技術入門」(A Hand Book of Acting, based on new pantomime) 就決心譯出來供獻中國愛好演員的同好們。戲劇在文化上的重要性蕭崇素君已經說過，這裏不再廢口舌。演劇在中國現在也是風起雲湧地到處流行，因此譯者覺得應時勢的需要很值得把這本書移植到中國來。原著者阿拜忒女士是在美國紐約各大劇場從多年的演劇的實生活中，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從事於新「劇藝」的教授，是美國有數的演劇技術的指導家。她的本著作「演劇技術入門」已經在日本的「劇作」上連續譯載，本文是根據英文原本參照着日譯本譯的。日譯把書名譯作「演技入門」原文是 (A Handbo k of Acting) 應譯作「表演術入門」譯者爲使讀者更易理解起見，大胆地譯作「演劇技術入門」。還有其中的 (Pantomime) 原意是「啞劇」或者是「默劇」可是按照那本書上的意義決不能照狹義的「默劇」或「啞戲」譯出。爲着適合文中的意義，譯者把它譯作「劇藝」。

九月二十三日于上海

「劇藝 (pantomime) 把握着真正藝術的要素底精髓」

阿沙·西蒙斯

原來「劇藝」是做效或者是模倣人與動物的動作，正如滑

情。

稽劇 (Mime) 中的「裝腔作勢」(Counterfeited)。從那種純粹形態中演進成手勢表情 (gesture language)，演習「劇藝」的人必須像學外國語一樣地潛心學習。那種表情照例是不必注意性格的表現，而是要把象徵那同樣意識 (idea) 底許多固定的表情表現出來。富於感受性的天才演員所表演的是生動的表情。可是不熟練的演員底動作是死板的，沒有思想與感

「手術表演的劇藝」(Gien language pantomime)，在今日還殘留在法國與俄國的舞蹈裏以及法國的靜劇 (Silent drama) 中。對於表現某一種言語的一定的表情給予某種變化的動作，特別是用在傳統性格的場合上 (例如「皮愛羅與皮愛萊臺」)。那種形式的劇藝雖然在根本上沒有把情感的思想排除，但是却特別尊重形式。這種固定方式的性格表現法，

無論如何，往往是成了演員們創造力的限界。「劇藝」在藝術上的歷史，在其他章中有更詳細的敘述。

「擬態的劇藝」(Pantomime as mimicry) 可以說現在還存留在戲場裏腐敗的練習中。許多演員與導演家只從字面上去認識「劇藝」而不理解它的真義，僅在演劇的舞臺上去作仿效。演員做效演員，導演只指示演員要做些什麼，並且把劇詞讀給演員們聽要他們背。這樣的指導，立刻使演員們失去了他們所有的創造的才能，而形成了傀儡劇中的木偶人底狀況。他們的動作類似很小的兒童在做效笑與泣，適當一個小孩子看見大人笑得嘴起綻或者是低頭憂鬱。可是小孩子是因為年齡沒有到達能表示感情反應的程度。而許多演員的表演同小孩子一樣，他們常常是十足的模倣了別人，不，是模倣了他們自己，很自信是有效果的使用身體的動作，面部表情，聲音的腔調，可是却沒有想像與情感。

所謂「劇藝」(Pantomime) 在本書中是超出「擬態劇藝」與「手術表演的劇藝」以上，而保持着更廣泛的意義與更深刻的內容。「劇藝」是由身體的動作中去表現思想與情感。那種動作包括在所謂顫動中，或者細微的小動作，或者掃蕩的大動作，但是必須在劇藝中由動作而表達出情感的思想，在這樣的本質上才是演技藝術的基礎。

對「劇藝」充分地練習是一件十分困難的問題。「劇藝」的許多系都被那些獨斷專行地建立了的表現方式所限制。他們對於以下的事實是不理解的，例如在人必然地由相同的方法去反應感情的基本法則的表現動作，以及人類第二的與個人的性格反應，恐怖，憤怒，愛等沒有一定方法去表現。雖然

表現感情的根本原則有時是相同的，可是也有變化不是永遠固定的相同。因此如果表現一種感情僅用一樣方法像畫圖那樣微妙的描寫是危險的。把思想，感情，以及想像的性格除外，只從形勢上去練習，結果便成了非戲劇的。必定要以性格與主觀的精神作背景去發動感情的反應。在這樣的方法中，才能生出所給與感情的所謂二次反應的變化。假如不注意這個原則的話，無論是話劇或者是默劇都只具外形而失去了色彩。如若不能夠把握這些，「劇藝」是不會離開演員的妄想，因此他會想到，他所表演的某一性質，他是不曾放在他的表現中。除非把思想，感情，與性質都揉合到動作中去，那種「劇藝」不是一個真正的「劇藝」。

主觀的感覺如若不能影響客觀的行為與表現，那種表現是不正確的。我們從主觀的精神出發，貫徹到客觀的行動中去，那才是正常的方法，不要表演那些在我們印象中還不會理解的事物。在最初研究表現的形式時，決不可像拿一件外套似的穿到身上。踏上這種方法的途徑，會在演員身上發生神經質。觀客會由結果的粗笨認出表現上的缺點。要使「劇藝」成功為藝術，必須在姿態，風度，與形式上加以充份的研究，雖然技術僅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行動的主要部分。誠然身體好比樂器一定要運用自如，要使神經與肌肉應用得調和，必須運用主觀的精神作先導。站在演技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是要以理解力作統率與指導。這裏是要使練習者與初學者從教訓中得到利益。

在本書中研究「劇藝」主要的意義是應用於把戲劇的解釋移植到動作上去，並且發揮個人表現的能力。可是有時離開

本題考察到「劇藝」關於文化及教育的利益。

從知識與自己感情的控制中得到了平衡與自制，從感覺與意識地使用創造本能中發達了想像力；從銳敏地觀察他人生活習慣獲得了同情心；這是由於「劇藝」所促進的特點，足以資助有修養的人們。這個偉大藝術的知識含有理解一切人類努力的捷徑。一個人欲望以及生活的鬭爭在先是由於這種

感情的促進：其次或者是被精神所統御。他常會由感情與想像力的喚醒使他很快地反應出去。那種想像力不僅只是出發點而且是達到成功的推進力。宗教，冒險，教育組織，藝術上及科學上的發見，以及各種方式的運動及事業都是通過各種形式的感情行動表現出來的；換句話說，也就是通過「劇藝」的媒介表現出來的。

機器破壞者（序幕）

德國 J. J. 著
任之譯

人物：

英國首相

加斯勒利元老

拜倫元老

其他諸元老

地點：

英國納迪漢

時間：

一八一五年左右

序幕：

英國元老院大議所。

此序幕可簡略布置於劇幕之前。

中間置一几，首相依几而坐；右左各一椅，坐拜倫元老與加斯勒利

元老。

其他元老坐觀衆前之第一排。

表演亦民者，可扮拜倫元老，表演

烏衣者，可扮加斯勒利元老。

首相：

政府法案：從事於破壞機器者，判

處死刑。此案在一讀會議爲大多

數所通過，我們進行二讀，三讀

。拜倫元老發言！

拜倫元老：

諸君都知道這破壞的行爲，我的元

老們。

工人們是聯合起來了，

要暴動，計劃叛亂了。

但是誰叫他們這樣呢？

誰埋葬了這大地上的幸福安寧？

所謂「大人物們」的政治！

強盜戰爭的政治！

大英雄們的政治！

如你們的書籍所證明的，

這政治，對於這活生生的人類咒

咀！——

呵，你們要驚怪嗎，我的元老，

在這時期，謊詐，重利盤剝，掠劫

與貪慾。

我們高等人們的絨座，是如何的柔

軟，

而對工人們絕大的悲慘，

民權忘却了，不歸咎於自己嗎？

同那些天天到國會去的代議士們的

罪過，是可以比較的呀；

有什麼區別呢？

位置高居的犯罪者，深知此種手段：

去逃脫法網，

而工人呢，是從死中求生，

饑餓，饑餓驅使着他去犯法。

機器奪取了他的工作位置，

機器逼迫他到此困窮地步，

他的心中已喊去叛亂：

自然意欲人人去生存！

自然不欲少數去抓金，

而別人反遭饑餓與窮困！

工人們，他是準備着，

要將這破沈的大陸，重新建造，

但是那鏟鋤却向非他們所有！

他乞求着，在英國有誰站起講：

我們撫慰你的困窮！——

絕望驅逐他到盲目的痛苦的深淵，

我的元老們，你們叫這種人爲俗物

，愚妄，並且大叫：殺了這些怪

物的頭，

把所有頭領絞殺了！——

不和平解決，渴望流血。

用劍常是最愚蠢的手段！

請仔細察看這些愚民吧，我的先

生。

在你們田地工作的，是愚民，

在你們庖厨服役的，是愚民，

充陸軍，當海軍者，是愚民，

那是你們所造成的有力之臂，

反作成仇敵對抗的世界——

而他們亦將對諸君以不客氣，

如果諸君把他驅向絕望之路。

還有一點請諸君讓我說吧！

爲了戰爭諸君常慷慨解囊。

一部份款子，就是你們

引起對外戰爭而陷葡萄牙於敗困的

款子，以『人類的同情心』留下：

……

一小小部份是足夠的了，

將故國的窮困解救，

斷頭台是可以仁慈之心解放的。

我看見土耳其之獨裁政治之暴虐，

但無論如何沒有在英國如此之悲

慘，

這是名之謂基督教的呀，——

諸君的藥劑是什麼，處極刑！

所有大言不慚的江湖的藥草，

攪動在國家的腹內。

法律上粘貼的血還不夠嗎？

應當還流更多的血，

直至天吼地叫反抗你們嗎？

處死刑是治療饑餓與絕望的藥劑？

你們通過處極刑的法案，

我的先生們，你看看那人吧，

交給法官依法裁判，

他們由饑餓而困斃，由絕望而麻木

遲鈍，他厭煩生活，——在你們

的評價，

還不如織機機。請細察那人吧！

把他從他的女人，與孩子手中奪

去，

而爲他們得不到麵包，雖然他很願

意！

抓送法庭——誰將此死刑宣告判

決？

是十二位尊貴的先生們？決不會

的！

得來十二個屠夫當作陪審官，

再來一個劊子手，我的先生，當作

首席裁判！——當演說時，由諸

元老之中發出恥笑惡評聲叫——

首相：

請加斯勒利元老發言，

加斯勒利元老：

你們已聽，我的先生，
這位尊貴紳士的演講。

他講的如同一個詩人，却不像政治家的風味，

詩人能寫戲劇，能吟風花雪月，
而政治效能却是堅強人的事業。

左袒飄泊流蕩者，人或可當作
詩，幻想，而政治家却只根據經濟
的原則。

貧窮是神的意志，永久的法則。
憐憫同情，國會立法者不容其有位
置的。

曾經牧士馬爾薩斯証明，
在吾英有十萬人是多餘存生，
自然界拒絕這十萬人的營養，
我們看見這是暴虐悲慘，
而是上帝的武器，
我們必須虔然向之起敬。

在每年有戰爭，貧困，與犯罪
將過剩人口滅完，

我們焉可向天演法則宣戰？

這叫做違反道德的行爲！

我們必得要認識這種法則，
而用全力去保存，

救助貧窮叫做：獎勵人口生產！

窮人在英國不應再事發展！

凡達到此目的之路却是正確的——

只要其合乎實用道德而適於教堂誠
律。

拜倫元老（問呼）：

讓小孩子們餓死！

加斯勒利元老（向拜倫元老）：

我稱讚你高貴的表白，你是好好先
生，我的先生。

以政治家的態度我定要冷淡的反
對：

孩子們死亡率愈高，

則未來人類的幸福愈饒。

我們有過剩的人口——你寶貴的詩人
軟心腸的感情作用，

不能將鐵的法則鎔解。

國家的權威不能為詩人熱情柔聲所
葬埋！如果要維持國家的和平，

法律的尊嚴，

那我們只有通過此案！

加斯勒利元老（轉向其他元老）：

無論如何請求尊貴的元老諸公們，

想這一點：帝國的幸福

在千鈞一髮之際與指顧間，

叛亂抵觸安寧而秩序務必復原——

此法案是正義宮殿之貢物。

感情很可以讓予詩人，

而詳密計算之理智，則屬於政治
家們。

——諸元老喝采——

首相：

停止討論；我們要進行表決。尊貴

元老誰贊同此法案？

——除拜倫氏外，諸元老齊站

起——

首相：

凡反對者，請站起。

——元老拜倫氏站起。衆——

首相：

我算一票，此法案通過，會議延至
明日。

——舞台黑暗，序幕完——

社會是舞台，

人人是腳色。

生活是鬭爭，

戲劇是表徵。

——任之——

南歸記痕

白丁

一、燭淚情別

一座荒僻的古城，本無可以迷戀的所在，加之我這顆飄泊已久的心，時時浮蕩着奔馳的情緒。近來雖得到稍稍的安慰，但仍不能制止那種暴風雨將襲來的波浪。

說到家鄉，我便覺得那裏有各種猙獰的魔鬼，在張着殺紅的血瓢大口，期待着我這塊已被征服者的肉之來臨；然而事實的逼迫，環境的改變，又使我不得不硬着頭皮，去闖那張吞食無厭的血瓢大口；但在不絕的希望裏，仍妄想着人間尚有慈悲和善意存在。我——一個弱者，開始準備着要向魔鬼們獻禮去，並卜我生命的前途。

一夜大家都不曾睡覺，弦，荃，琳，先是哄着唱留聲機。人間本多悲劇，唱戲者亦以悲劇易工，且易引起人們的同情的緣故，所以唱片裏所收，亦自以悲劇為最多。在平常，別人淒婉的唱着悲劇，自己同情而興奮的聆受着，享樂着。奇怪！在今天晚上的唱辭裏却一句一刀地刺着我的腦，割着我的心，把往昔的興奮，都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荃，琳，他們祇是循着唱辭，用手指在桌子邊沿上按着板眼節奏，弦則啣着香煙似聽唱片，而又似遐想的吐弄着煙圈兒作戲。我呢，風雨滿懷，與燕圍爐對坐，間時相視唏噓，不知所云。燕更含着兩眶熱淚，待機而護，我只低着頭不敢仰面看，時間久了，我勉強抬頭一笑，但是笑的也太勉強了，只有聲音，沒有笑聲，表現在臉上的，是幾條悲苦綫

紋，反倒令她更顯得難受，算了罷，我們還是沈悶的對坐着。

十二點鐘以後，同居的汪先生和他的夫人孩子已經睡覺了，我們不願因自己不快的期待，而影響到別人的安息；所以我們便趕快想法改變方式，消磨時間，荃提議打麻雀，因為我是門外漢，害得他們不能湊夠打手，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琳忽然妙想天開的說：『我們玩兒大煙吧？』大家都贊成，但是沒有武器；後來請教於廚夫老張，行了，他居然在鄰近的小舖裏借來了，全副武裝，應有盡有，大家便團擁在床上，臨模着地獄中的黑暗生活。正是夜闌人靜，一燈熒然的時候，萬籟俱寂，惟有無情的寒風，時時擱着屋後的老樹作鬼嘯。琳，荃，弦，一邊上下古今的談着，一邊把時間的齒輪在燈焰上轉着，燕在唏噓的空閒裏，偷偷看着我的臉，但是我的心已被朔風鬼嘯，吹得冷落無着了。

三點已經打過了，忽聽外邊敲門的聲音甚急，老張報告是昨晚約定送站的車夫來了，我們趕快開飯。一夜的蹉跎，他們的確也餓了，在荃，弦，琳的狼吞虎嚥中，我和燕祇吃了半碗麵，這時好似將臨大敵的兵士，聽到了開拔令，我們的心弦已經緊張了，一切食物都失去了味素。

飯後收拾行李，在月色朦朧，寒光蕭瑟中，大家銜着嚴寒向車站投去。沿路行人稀少，暗黃的電燈，努力發揮他最後的光芒，警察在煙霧籠罩中，揮動他的手。

（本節完）

出鐵籠前的最後幾天

巴倫

十一日

寂寞和煩惱聯合成一黨向我壓軋，
侵凌，向我伸出巨手，向我張大血口……

天呵！我要死了！

白晝張着的電燈都會向我作冷笑，
這能使人相信嗎！

早上一醒，就被數日來不能抑制的一種心情驅使着去看天，像候診室的病人探視着醫生似的，抱着一種大的企望。但是，依舊，太陽不能從不祥的鉛雲裏掙扎出來，連空氣都悶窒着，而又是繼續着使人透不過氣的毛毛雨，就這樣，我便覺得『今天又沒有出院的希望了！』沒有做什麼，我挨到下午，生命被寂寞與煩惱兩魔鬼侵蝕着，感到臨刑似的痛楚，而且耳裏似乎可以聽到咀嚼着的聲響。『媽呀！拯救我的手在什麼地方呢？』——我將要絕望了。

我呻吟着，掙扎着，從包圍着的重圍中衝出去，誇過門欄，逃向天井，但

是總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後面緊追，而當我張惶着向後看時，却除一片廣泛的空虛外，什麼都隱形了；在兀立着的假山的深處，高聳的牢牆的盡頭……會使我瑟縮。

『K去了，撤下我，……他會知道我此刻是單槍匹馬的和什麼搏鬥着嗎？而且已經匍匐在敵人跨下，流血，呻吟，……苦念的父親，朋友兄弟們，哭泣的慈母，和妻，……失學？飯碗？……再等！……保不是找到嗎？』我在沒有人的房後的天井裏蹣跚着，油濕的冷綴着綠苔的石地上用力的托着懶腳。

忽然牆頭的煙雲，從凌空撲下來，搖動着黑的巨翼，似乎要把我當作假想敵攫了去。

終於逼的我呼出了一口氣，『媽的！』回到冰冷的房里別人都怕看我，而在偷看，黑暗在屋的角落裏伸展着，電燈在向我作冷笑。

『媽的！』

是掃蕩後的空虛，兩個魔鬼跟着我。
夜來了！……

十二日

空洞的室中是向我作冷笑的電燈做着核心，晝夜不息的發着冷清的光芒，幾個活物在下面蠕動着，——那是些雙目深陷常常咳嗽着的人們。

寂寞主宰着時，我什麼都不敢呆看，總是很胆怯，因為電燈會化作白色的骷髏。它不作冷笑了，而却是猶視，矗立着的牆壁要向我合攏來，眼看着移近我身前了，像有了靈魂似的，使我一身冷汗，『生命是在魔鬼們的領域中奔流着呀！』

太陽仍沒有出來，午飯後，只有一隻張惶的喜雀從天井飛過去，『乍乍』地叫，單調而緊急，如果我是負傷倒在戰地里，會疑心是喊它的同僚來下手我。但現在我却是尚健全的活在H城中心的反省院。這倒大可安心的。

『巴倫收拾好東西！』有人喊，但一聽就知道是一個熟悉的，時常和我玩笑的人的音調，並不是有點粗燥的工友的口腔。我打起精神向他苦笑，『我曉得，今天也不會出去的。』天呵！其實

我那里曉得呢？

『但是，K來接見時不是說過嗎，那里離H城僅二三十里路；那麼二三十里路查查保也要費一禮拜嗎？……』我倒在床上，兩手互插在袖口中，想。

手指有生蛆似的痛癢了，這是凍傷的哭泣；我可憐它，因為它已腫的像幾條紅蘿蔔，在燈下發光。

『可憐的，春天來時你會好的呀！不要哭泣罷！』我躺着，兩手互相磨撫着，無意識的自語，周旁的人會注意起來，在可怕的視線裏好像認定我有點神經質了。

沒有提防，電燈就向我做起鬼臉，我立刻又陷落在寂寞與煩惱的魔鬼手中了！

小鼠在牆壁里悲叫了，天呵！給我一點勇氣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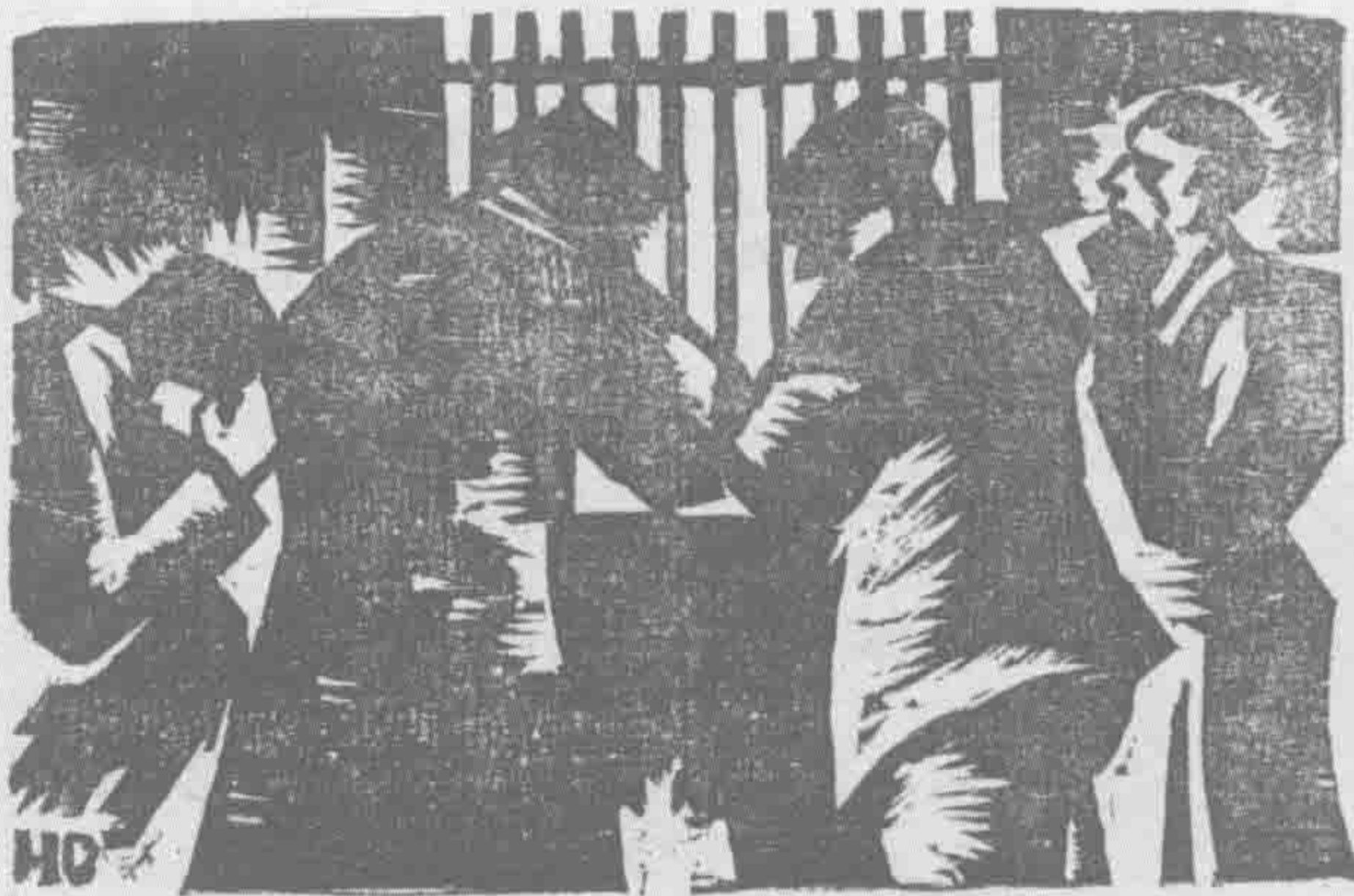
十三日

長夜在黑暗的掩護中進行着，一切活物都當他的權威下凝結了。雨聲通過了死寂在淒鳴，夾雜着幾響遼遠送來的賣夜食者的鉢的哀調，顯得格外陰慘，像深夜傳來了杜宇在野墳上的長啼。立刻使我打個寒噤。

凝視左右，半天，才恢復了知覺，意識到我原來是被厄困在孤寂中了；接着心就怦怦地直跳。

是的，我是這樣的獨坐着呀。

『入獄的一年前吧，一個可怕的夜



囚徒

力群作

路燈在葉縫里透露着寒光。湖水激在石岸上泊泊地單調的叫，深秋的苦雨拼命的淒泣，使人心靈的深處受到痛楚。

忽然『孩子要吧』一個悲慘的

哀喊突破了陰沉，我在不意中，如腦部遭到猛烈的一擊，立刻從迷離中蘇醒來，似乎被投入另一個世界了。接着有幾個沉重的步履在雨聲里響，而且還有些細弱的抽噎的聲息，也許是一個婦人和她的小孩吧？但聽不分明。

『唉，孩子要吧』尾聲被苦雨切斷了，五分鐘後，從較遠的地方傳來。

『孩子——吧——』已經模糊了，似乎在雨聲的重壓里掙作的喊，——又隔五分鐘後。

等到一切的聲息埋滅在雨聲和湖水衝岸的聲中時，『哇』的一下，水鳥在咆哮了。

世界被恐怖管理着。

好久，我才覺到背上有些濕，原是迸出一身冷汗來！

現在在同樣的苦雨深夜回憶起，那已是一個傳奇式的情境了。

十四日

繼續着苦雨，嚴寒增強起來，人們把門都緊閉着，像一羣爲冰霜所虐待的小雞，深縮着頭頸躲在室中。

不得出去，午上，我給K寫信。

「K：

一個幻影顯然是粉碎了，我將絕望，潦倒。是吧，整整九天，從二十里外去查保，沒有回聲。

你去後我未曾有一夜的安眠，和苦愁在肉搏，戰敗了，已不像人樣，你若看到，定會不識起來，——瘦的如一顆骷髏。

「時間是易於融剝人的雄心的」，我已全然癱瘓。現在在我，白晝變成無窮無盡的夜，夜又變作無窮無盡的苦悶的白天了。

朋友，沒有多的話講，請你給我另找一個保吧，——在江城，如果你尚有能力的話。

父親來信，向我大訴其苦：說爲了我的妻受到了新的凌辱，要我立刻回去；現在我務須急於出院的，並且還有那橫在心頭的「考學校」……」

紀念週上，看到院長，這帶着笑臉

的獵犬。在這樣的冷天里心上能感着點溫意嗎。

據說他是從南京回來的，是的兩禮拜沒有看到了。

十五日

苦雨停止了，狂風掃蕩淨半月來駐紮在天空的沉重的鉛雲，代替了冷青的無邊無際的藍天；太陽威嚴地披著刺人眼睛的金衣，從高牆端站起來。

似乎應該溫暖一點吧？然而寒暑表却從二度跌落到三度去，室內和室外充徹着嚴酷的寒冷，人們的鼻下飛舞着一圈煙雲。

「我的希望在那里？」

盼着K來接見，但是，沒有來。

我給院長寫請求信。

「院長：

我冒着險含着極大的悲痛向你作最後的請求，希望能給我一個滿足的結果，不幸的「損失」已橫在當前，如果在最近的日子裏不能出院，那將無可挽救的要加到我身上了。

失學，是一向關懷我們的院長不忍讓我們輕意來嘗試的，但考期是眼看着向我逼來了。雖然K院友給我找的保已

經去查，但三十里，經過十天不見回音那一月也會繼續下去的——即使我極不希望遭到這樣的一個結局。

救我吧，院長！蒙恩保釋，已兩個半月了，現在在我，夜里是不幸的失眠，白晝是強烈的苦悶，尤其家父最近來的信帶着不祥的消息，使我更心痛而焦急——他怎樣迫切的待着我的歸去呀！雖然我昨天寫信給K院友要他給我另想法子，但那是一時的衝動所幻現的異想。因爲明擺着他也是必然一籌莫展的。

現在，是鐵證一般：我所等待的希望與幸福是必須從院長的手裏開展的。

院長拯救我吧！

祝康健。

反省人巴倫謹上」

我把寫好的請求信看了一遍，我笑了。這封信會是我寫的麼？……媽媽的！……（完）

文藝是壓迫的呼聲，

文藝是生活的要求，

文藝是戰爭的力量。

——任之——

談文藝中的『似曾相識』

羽風

(一)

夏丐尊先生在一本小書『文藝論ABC』中，談到文藝的鑑賞的時候，有一段如下的話：

「較進步的鑑賞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于其音調，或玩味其結構，或贊賞其表出法。這類的讀者，大概是文人。一個普通讀者，對於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讀的次數，由事件興味進而達到文字趣味的。紅樓夢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叙林黛玉初進賈府與寶玉相見的一段：

「……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裏倒像是舊相識，恍若遠別重逢一般。」……」

在過去有青埂峯那樣的長歷史，將來有不少糾紛的男女二主人公初會時，男主人公所可說的言語之中，要算這樣說法為最適切的了。這幾句真不失為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讀者要在第一次讀紅樓夢時，就體會到這幾句的好處，恐是很難得的事。」

夏先生這一段文章的主要的意思，假若我們把他歸納起來，約不外下列幾點：

一、鑑賞文藝的一個較進步的方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

二、例如紅樓夢中黛玉與寶玉初見面的一節便是最好的文字。

三、這種最好的文字非于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普通人是不能了解的。

在這裡，我們並不是來談文藝的鑑賞問題，所以關於耽玩作品的文字，是否為『較進步的鑑賞法』等等，我們不用來談。我們應當首先來發問的是：

紅樓夢中寶玉與黛玉初次會面的一段文字，是不是僅僅只是幾句好文字呢？

說是寶玉和黛玉初次會面的一節是好文字，這差不多是等于莫說什麼。我們應當了解：問題并不在這一段文字是好文字，或者是壞文字，這些毫莫內容的抽象的贊詞是全然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我們所當發問的是：在這不同平常的寶玉與黛玉相會見的一節文字中，之所以能引起我們發生一種特殊的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然而夏先生却并未想到這裡。在夏先生看來，既然『在過去有青埂峯那樣的長歷史』，在將來又『有不少糾紛的男女二主人公初會時』，他是必然而且應當在『所可說的言語之中』，用這『最適切的了』。在夏先生看來，作者之所以有這樣的不同的凡俗的表現法，這只是一種技術上的手法而已，只是文字上的一種較好的運用而已，所以非有『在文字上